

dbxz

dailixinzhuan

戴笠立新傳



戴笠新传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河北省涞水县北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8年第1版 1988年第一次印刷

ISBN7-80061-016-0/K·6

定价：4.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为台湾传记小说作家邹郎的力作之一，它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前夕的“安内攘外”为背景，展示“军统”头子戴笠1933年至1936年间所从事的特务活动，尤其是生动地再现了戴笠一伙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人之间的“斗智大会战”。写到戴笠的书在海峡两岸已有数种，而这本触及时代新的领域、侧面，也许，这正是作者名之曰《戴笠新传》的缘故吧。

戴笠（字雨农）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做情报工作，1932年起步入特务生涯，历任“复兴社”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副局长及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1946年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东郊岱山。由于他的暗杀、绑票、情报活动均直接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曾经被人称为佩在蒋氏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人们熟知戴笠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血腥暴行并深恶痛绝，对于他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所谓“锄奸”活动等则不甚了了。本书对戴笠主持刺杀张敬尧、王亚樵和对“福建事变”、“两广事件”所作策反工作的描述，在一定的真实程度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戴笠其人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幕，因而特予推介，以飨大陆读者。

编者

1988年3月

目 次

第一章 六国饭店里的“华北国”..... 1

- 东交民巷日特逞凶.....
- 荷花亭中“三颗心”
- 包裹尸的衣领 小野好比麻雀儿
- 两个女间谍 一曲大西厢
- 色情玩艺 衣领情报
- 技术对技术 计策对计策
- 棋逢对手 问题重重
- 斗智乘虚而入 阴谋不露痕迹
- 同性相吸 灯前功夫
- 一场开打 两面诡计
- 不走斜角马 多用当头炮.....
- 一枪解决华北国 紫禁城里出新闻
- 干戈对立 隧道魔术

第二章 孙总司令的黄金列车..... 60

- 情报四比四 双簧一对一
- 川岛芳子的芳斋密约
- 五哥“当家”执行“金刚经”行动
- 特派员腹内另有玄机
- 女煞星摧毁菩提树
- 重点突破 分毫不差
- 夫人有喜 炸弹谁吃

一本佛经 数人丧生
么么五分机 拐洞拐波长
大帅前呼后拥 刺客碎尸万段
香姑娘独自到佛堂
佛云不可说 不可说

第三章 南京中日间谍战..... 103

情报交换 保密防谍
两个大日特计算戴雨农
蓝衣二号勇救万寿三号
风云紧急 谈笑用兵
同志不同心 一刀断琴弦
土肥原的威风杀气
藏本丢命 汉奸丧胆
香檳花露水 针线一二三
东京南京截获密码电报

第四章 戴笠的神秘之旅..... 130

十九路军福州反蒋
六老板香港遇刺
宁静思远 运筹帷幄
一马当先 青出于蓝

第五章 “国变”的热战冷战..... 144

问题奥妙 对白紧张
一六五高地 一群蓝衣人
反问谍与职业凶手
小菁儿看中大白象
两道关卡 三面埋伏

战火燃了 红军逃难
贾副官准时报到
一辆黑车 两枚地雷
怙恶不悛 严惩不贷
诚之所至 金石为开

第六章 华北自治丑剧的人头债..... 178

三〇五、三〇六号外交情报
土肥原要大乱大杀
六国饭店成了间谍窝
川岛芳子反间奇袭
车中小语 军机大事
“二七七七”对“土包子”
双重埋伏 七名射手
间谍对间谍 真刀对真枪
将计就计 宋军长护送土肥原
地下站长地上站长一拍即合
小日特招供 大阴谋现形
川岛芳子逃之夭夭
黄五白还给土肥原一个大阴谋

第七章 西北行收获多 上海交白卷..... 220

冷饭冷菜冷情报
狭路相逢雷鸣远神父
山中逢奇士 虎帐夜谈兵
黄缎子本子中的暗杀令
这一次军统局交了白卷
核心会议 肺腑真言

第八章 湖北省主席 杨永泰被杀..... 241

大杀手调戏女按摩师
猴头军师一捞二哄三骗
大刺客命中 妙挽联对绝
叶蓬目空一切 戴笠自有怪招
六老板的高级行动战术
三姑娘的辫子 刘委员的鞭子
毛毯绑架 偷渡出界
诱拐民女 该当何罪
猫儿戏鼠 老板说杀
狗头军师束手被擒

第九章 救雨农上海寻凶 汪精卫南京被刺..... 275

市长夫人穿针引线
王亚樵大开鸿门宴
毛衣皇后决选 今井武夫好色
紧急军报——行政院长汪精卫被刺
政治谣言掩盖政治阴谋
金钱豹当道 刘戈退避三舍
间谍斗争且看谁有三只眼睛
两声冷枪解决一场巷战
六老板火了 王亚樵怕了
两块钱行劲 两个上等情报
风流小开客串女间谍保镖
日本大使重光葵一计解千愁
戴笠下令追杀王亚樵
狐群狗党专案十恶

王亚樵来信 戴笠收女太保
崔命符献巧计 胡木兰不保密
姨太太留守 狗腿子中弹

第十章 万里缉凶杀无赦..... 315

土霸王设计要将军统局人一网打尽
三虎将初探母狗岛
七星艇配合鱼肠剑
时局蜕变 行动加速
缉私舰入虎穴 手提袋藏玄机
斗智几何学 弹着三角形

第十一章 两广叛变——海陆空军并出..... 323

间谍司机警告民国“蒋干”
戴笠扮挑夫探入龙潭
珠江一号 白云二号
英雄代代有传人
XSF秘密电台十年有成
天才反间谍——舒美人
要塞司令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
陈总司令发现军统局侵入
五位将军一纸宣言定广东
八十架战斗机轰炸南昌一去不返
鱼雷舰投诚余波 六老板大发雷霆

第十二章 国事如麻 戴笠走出三着狠棋..... 360

云南不稳 老将军夜半受命
六老板要取不义之财
清白家风的“二上”“三死”“四要”“五得”

044981

六老板要做侦察机机员
舒美人要嫁三个丈夫
一九〇“大海狮”情报追踪兵分五路
北海发生海军遭遇战
李国基寻仇如大海捞针
福将大二王粗中有细
鸦片烟灯前的大军密
舒美人输了玉体 赢得了“工作夫妻”
护国军师变成护钱军师
海上缉私 兵舰捕捉商轮
飞利浦号船上血肉横飞
刘培对大毒梟一箭穿心
鸿门宴比快枪 袁公尿道
一帆风顺中的特急特密电报
兵威发于前 尚孟因活擒福将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日寇在“九·一八”夺取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傀儡政权后，再利用华北残余军阀孙传芳、张敬尧等成立伪“华北国”。同时，日军对长城一带发动猛烈攻势，企图进一步占领我华北五省。

戴笠首次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决心除恶锄奸，亲自率领“蓝衣小组”、“行动小组”、“技术小组”等，与匿藏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的日谍及群奸展开间谍战，不料出师不利，行动员巴老么在打进六国饭店时，遭日谍射杀……

第一章 六国饭店的“华北国”

东交民巷 日特逞凶

北京的三月，惠风和畅，夕阳西照，过惯了风雪天气的北京人，正是舒展一下隆冬寒春的闷闲时候。

一个年轻男子勾搭一个年轻女子半个肩头，似有六分醉意地走进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城墙大门。

“去哪里？”德籍巡警问他。

“六国饭店开房间。”

巡警老练地眨眨眼，意思是像你这个德性，也够资格去

六国饭店开房间？接着手一伸，要看身分证。

青年用手向怀中一掏，掏出一把白朗宁手枪对着巡警。

“砰！”巡警没倒，青年倒了。

年轻女子吓得发呆。西边楼角传来扩音器的命令：“死的活的都送来！”

好准的枪法，青年男子的印堂一枪毕命，女的像是中了邪在听审。

“这家伙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你为什么跟他到租界上开房间？”“他说的，我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小翠花。”

审讯者也是一个年轻人，他和死者的打扮差不多，毛与呢料子的短衫裤，洁白洋布的衬衫袖子一半儿卷起，一看就知道是帮会人物。

男的死了，问题是他有枪；女的名叫小翠花，有几分姿色，八成是妓女，所以这审讯者在眨眨眼后，失望的念出一句三字经：“八格牙鲁！”

“先生！你是日本人？我认识你们的野田中佐。”小翠花说。

审讯者如同霹雷轰顶，问道：“你认识他？”

“你去问他，看他认不认识我。”

野田中佐是使馆区日本使馆兵营的指挥官，也是情报主管，这年轻的审讯者名叫平野，是便衣谍报组长，官阶中尉。八个国家的使馆区设有联军纠察队，今天是平野中尉当值日官。

小翠花是北胡同一带有名的歌女，她长得并不艳，几曲

京韵大鼓“西厢”，还真是刘宝全的嫡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野田中佐，确是她的恩客。平野把小翠花送进兵营，向野田耳语了几句，态度冷静的野田立即把她当上宾招待，开了两瓶太阳牌啤酒，递给小翠花一杯。

“究竟怎么回事？”野田一口道地的京片子。

“我今天才认识他，是田五哥介绍的。”

“啊！田五哥……是不是在王府井大街开绸缎庄的田五哥？”

“是呀！”

“你们有交情？”

“北胡同都晓得五哥是阔客人。”

野田付着，帮会人物有手枪并不稀奇，问题就在六国饭店最近就有一个代名“北海”的机密大事，田五哥的兄弟在巡警面前买醉掏枪被杀是咎由自取，为什么死者要去六国饭店开房间？莫非田五哥在六国饭店？莫非田五哥和国民政府的特务处有勾结？

“怎么啦！野田先生，放不放？我去找田五哥？”小翠花等不及问道。

“他在六国饭店？你找他做什么？”

“你以为我那么拉垮跟那小伙子开房间？真想歪到机场去了。”小翠花说：“明几个我在荷花池新开一个小场子，请田五哥兄弟伙捧场帮个场面。”

“哦……场子多大？”

“一百多张椅子。”

“明天田五哥捧场，后天算我的，千万不准告诉他见到我，死的那小子你照直说，德国警局自然会了这桩事，去

吧！”

田五哥是“万寿堂”的“红旗”老五，真名叫田準，老子开了一家万寿缎绸店，不管事，全由田準当家，为人非常仗义，在六国饭店开了个长房间，作为兄弟们经常聚会落脚之地。

小翠花跨进房间的时候，德国警官正在和田五哥谈到刚才有人被杀的事。

小翠花一进门，就拿出新学的西方礼节，盈笑快步，伸出一只玉手向五哥握手。

“有个日本便衣找你去作什么？”田五哥开门见山问道。不料小翠花用指尖儿搔了一下他手心，眼神儿又向在场警官溜溜，自然就明白了。

“哎呀！我以为他不是便衣呢！想不到又做了一笔生意，他的上司就是前几年在天桥混混的野田大郎，如今八成做了官，后天我那场子全给他打了包票呢！”

“什么混混，人家早就是特务了。”田五哥说，“这也好，五哥这儿还有事，明几个的场子包八成，可好？”

“谢啦！那我就不打扰了！明日荷花池见。”

荷花池在城北，三月阳春天气，池里开满了红荷和白莲，池中间还有个古色古香的大凉亭。

荷花亭中“三颗心”

这当儿正是第二天中饭的时候，凉亭中已有两位汉子对坐下象棋。一位化名为黄五白，一位傅两邦。他们都是南京军委会特务处的高级干部，正遇着从上前线赶来的新处长戴笠

开会指示任务。特务处从上到各省市的主管，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出身，他们的化名，下一个字是真姓，中间的数目字是表示黄埔军校的期别。

“将军！”黄五白跳挂角马要“将军”。

“别将了，六老板来了！”

戴笠穿一袭毛与呢的长夹袍，乘一只小划子朝凉亭而来。提皮包的老贾在划船。

“两位老哥辛苦了。”戴笠一面拱手招呼上岸，一面回头吩咐跟班：“老贾，你到处遛遛吧。”

遛遛就是担任警戒的暗示。三人见面入座，戴笠把手提包打开，叹息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老前辈刚当上军政部长便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指挥打日本鬼子，委员长硬要我干这个苦差事，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得靠两位老大哥了。喏！这是长城一带的敌我新形势地图……”

这张地图一目了然，日军为了扶植“满洲国”攻陷热河后，大军六路直逼长城各道关口，我军也分六路抵抗。何部长坐镇在军委会北平分会指挥。

“战事是顶得住的，内部危机必须立即消灭，听说他们还要行刺何部长，老大哥！你先来半个月，该有点眉目了吧？”

傅两郑笑了一笑，也掏出一张地图和侦查报告递给戴笠，附带说明：“日本特务野田太郎中佐勾结张敬尧，已经联络好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大约有十万之众，联络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里。孙传芳已经先来了，他们在六国饭店订了四个大房间，只等日军一攻破长城，他们就在天津一带竖起华北国的旗帜来，十万人马是乌合之众，后方搞

起蛋来，就会严重影响前方军心，北平天津就难保不乱些时了。”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戴笠起身，正色说：“委员长给我这个命令，我当时就向委员长报告：成功，敌人要杀我；不成功，委员长要杀我。现在我就向这位老大哥说，委员长一个命令，我要向委员长交代三个大汉奸的人头，所谓擒贼先擒王，老大哥，白学长地方熟，跟我走，我们兄弟分工合作，可是，前线战争吃紧，我们总得自行订一个限期，一个月可以了吧？”傅两郑想想摇摇头：“恐怕来不及，十天之内定可马到成功。”

“好！就这么办！”黄五白打起一口山东土腔说。

“白学长！你的枪法还是那么准？”戴笠笑问。

“嘿！射麻雀还要射它那个小眼睛呢！”

包裹尸的衣领 小野好比麻雀儿

野田中佐当然不是混混，平野的黑枪也有原因，五哥损失不贖，怎肯罢休？

这一枪毕命的小伙子人称巴老么，对有双重身分的田五哥来说，既是兄弟，又是一个活跃非常的“交通”。他死在外国使馆租界地头上，尸体却被德国警方的巡捕抬去警署尸房。田五哥在德国警官访问中根本不承认死者是自己的兄弟；可是，死者的身上有两种秘密东西，一种是违法的，一种是卧底情报。平野黑枪杀人不要尸体，为的是那违法东西，他以为可以“借刀杀人”，叫德国警署搜出死者身上的违法东西，循线索查出死者的真正身分。殊不知“万寿堂绸缎

庄”已开了五十多年，田小开否认巴老么是值得德国警官相信的，问题就在巴老么身上的秘密情报，若叫德国警方发现，“万寿堂”就倒霉了。

野田中佐当然知道巴老么和田五哥的关系了。趁着田五哥率领兄弟们去护花也为小翠花捧场，他指示平野带小野去六国饭店刺探田五哥的秘密。

下午一点钟的光景，平野和小野完全一派中国江湖人物的打扮进入六国饭店咖啡厅，凑巧，精通日语的林木王和黄五白也在厅内谈心。

“瞧瞧十一号有没人在。”平野说北京话，十一号房间就是田五哥开的长房间。

小野点点头就去，不出十分钟回座摇摇头。

“我们走！”平野不留心漏出了一句日语。

他们的礼帽都压得很低，黄五白起先没有注意，听到日语，再看他们从前面走过，黄五白看清他们的面目了，用指敲敲台子叫林木王注意，待他们走出咖啡厅，便掏出长皮夹，取出六、七张照片，选出两张递给林木王。

“对了！日本三野来了两野，你看看。”黄说日语。

林木王看后把照片交还，只是笑了一笑。因为他们两人已住进饭店的西厢四十四号、四十六号两个大房间，假证件是日本东京大昌洋行的买办，所以一直要用日语交谈。

“我们的六老板真是料事如神，看来小翠花今早向大野下的功夫也没错，中野和小野果然来了。”

“六老板的移花接木接得妙。”林说。他们所称的六老板，是指黄埔六期毕业的戴笠。

“我倒有个主意要锦上添花，一举两得。”黄说。接着便

欠身起来向林耳语。

林木王听后想了一想，说：“我看叫第五组的六号、七号去办这事，保证功德圆满。”

“我去打电话，你去照顾两野。”黄五白说着便起身离座。

平野和小野在北京待了五六年，对六国饭店的环境十分熟悉，他们摸索到十一号房间的后窗，平野把风，小野轻轻用手一推，真巧，窗未下栓。小野一手持枪，翻身就进去了。平野接着也进了房间。

十一号房间是两卧两厅套房，厅中桌上的杯盘很乱，地上的香烟灰也没有扫，量情是一伙儿人在此吃过简单晚餐才走。只有西边卧房门锁着。

这当然难不倒两野，瞬间便开了门，到处搜索了一番，看有什么可疑东西。平野翻开铜质弹簧床的垫被看了一看，摸摸枕头，却在一只枕头里面发现有东西碍手，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像信封大的电话本儿，其中就夹着一张折叠的小纸条。

平野一看这纸条的内容，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上面有三行小字：

五哥，

着贵组于本月十八日进入警戒位置，随查随报。

22、3、16。

这张小字条说得很明显，田五哥与情报机关有关系，三个阿拉伯数字，无疑是指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电话簿上又写着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这当然是最宝贵的情报。

二野心满意足溜出窗子，平野对小野说，“我拿回去拍